



留個清白在人間

——廖明哲將軍《了了人生》讀後

◎ 中國文藝協會／謝輝煌

春有花來秋有月 夏有涼風冬有雪，
人生了了終須了 留個清白在人間。

這首借無門和尚及于謙句重組而成的述志詩，是廖明哲中將為其《了了人生》的書名所下的註腳。雖然，首末兩句與原文「春有百花秋有月」、「要留清白在人間」略有出入，腳韻也欠妥，但其哲思禪意，仍可沁人心脾。

廖將軍，湖南道縣人，民國13年生於日本大阪。曾祖是貢生。祖父拔貢出身。父親曾追隨國父革命，衡陽起義失敗，流亡日本，入法政大學，與日本三井小姐結婚，民國19年任安徽宣城縣長，不久，告老歸里。將軍先後畢業於軍校十七期，步校高級班，陸軍參大、三軍聯大、戰爭學院、革命實踐研究院，及其他十多個短期班隊，歷任排、連、營、大隊、總隊長、司令等職。參與抗日、戡亂大小戰役多次並負傷。來臺後，數度進入「任務中心」，待命空降敵後，策應反攻作戰。早年有名的「虎嘯戰鬥營」等特戰訓練基地，及仿造「人民公社」的「鐵嶺基地」，都是他的傑作。他服務過的十一師（屬十八軍），是國民革命軍的嫡系；特戰部隊是反攻的先鋒營，總統的鐵衛軍。後因形格勢變，老部隊先後被支解，致使英雄無用武之地，因而有「一生了了罷了」，及「人生了了終須了」的浩嘆。他親寫的「作者小傳」說：「廖明哲，湖南人，身為老兵，並非『老賊』……。」讀來別有一番滋

味。

《了了人生》全書6章，每章5節，如：一章〈五初〉—初剃光頭、初為人師、初上戰場、初次想家、初度六十。二章〈五歷〉—我經歷過的部隊、職務、長官、戰爭及教育。三章〈五曾〉—我曾接觸過和曾訓練過的外國人、我曾訪問過的國家、我曾接見過的中外記者、及我曾在國外的創業。四章〈五對〉—對蔣家父子、國軍制度、生老病死、飲食男女、及臺灣社會一般現象之觀感。五章〈五所〉—我所喜歡、難忘、厭惡、感動，及痛心的。六章〈愧感說了〉—愧對自己、愧對父母、感恩師友、說了一個謊、人生了了。另有10篇附錄，包括〈評鄭浪平先生著閏八月〉、〈孫子兵法十三篇素描〉、〈帶兵經驗談〉、〈王昇赴港搞什麼飛機〉……等。書前有一百多張公私活動照片和多幅戰鬥經過要圖，並以〈書前引言〉10條代替序、跋。其中一條寫道：「若作本身如無可讀性、可塑性、可法性，就敦請一大堆名人、文豪、達官、名筆來上幾行，提上幾字，也哄抬不起著作的品味和作者的身價。」放之古往今來，也頗堪玩味。

本書編目如上，內容之豐富多彩已見七八，就文體言，兼得詩歌、小說、散文、評議之齊備。墨瀋所至，上及國家，下逮個人。月旦評章 不避不諱，鏗鏘有聲。他如〈孫子兵法十三章素描〉、〈帶兵經驗談〉，大可治國，



小可治家，「五歷」、「五曾」，不僅展示了早年軍中的部分縮影，且可從這些歷史的倒帶中，看到一個軍人在饑寒交迫、赴湯蹈火、出生入死中的成長過程及英勇（烈）表現，所謂「可讀性、可塑性、可法性」，便在其中了。

軍中故事，多如山中樹葉，而將領間的故事，筆之於書的不多，但在這本書裡，則蘊藏豐富，輕鬆的、刻薄的、嚴肅的、打牌的、喝酒的、勾心鬥角的、忘恩負義的，美不勝收。茲摘錄幾個如下，以供談助。如：立功古寧頭，名揚中外的李樹蘭將軍，識字不多，忠勇義全。民國32年任團長時，有一天，師長胡璉搖電話給他：「現在委員長在開羅開會，部隊要加強戒備。」李答：「是！是！」胡又問：「開羅在什麼地方？」李答：「開羅在（湖北）恩施附近。」（125頁）

又如：胡璉任十一師師長時，成立了一個學兵隊。隊長在開辦事項中，列了一只鬧鐘。胡批示：「照准。唯鬧鐘一只，可買一公雞。貴隊結訓後，殺來可打牙祭。」開訓那天，胡準時到達，不見動靜。乃問該隊長：「不是通知八點鐘開訓嗎？怎麼你的部隊還沒集合？」隊長回答：「公雞還沒叫。」胡向參謀長笑笑說：「公雞算是送他們了，鬧鐘還得給他買一只吧。我們還鬥不過這小小的隊長，折了公雞又賠鐘。」（156頁，並參考14頁）

廖將軍一離軍校，便志願投入陳誠的老部隊十八軍十一師，由排長幹到營長，轉調一一八師。這支軍隊，打過很多勝仗，也在徐蚌會戰時吃過敗仗。民國38年，又在胡璉手中起死回生，締造了古寧頭等三次大捷，名輝史冊。但譽至毀隨，因而，就「有友軍、同僚因嫉嫉陳誠長官的為人與在蔣公面前得寵，毀傷陳長官，也聯同毀謗這個軍這個師」（50頁），譏之為「土木系」（十一為土，十八為木）

（同上），「非徹底挖掉他的根不可」（34頁）。甚至連出身於十八軍的夏超，於得意後，也曾以輕蔑的口吻對廖將軍等人說：「你們十一師，出過什麼人才？當團長的都沒有。」（56、136頁）為此，廖也秉筆直書：「夏超也學尹俊那一套，明明吃十八軍的奶水長大，要裝瘋賣傻，罵罵十八軍過去和現在的長官……惟恐界線不清楚，不顧一切去靠攏，去抱蔣經國及其親信的大腿。」（135頁）「他曾向蔣經國以及不知他過去的人，說（他的一隻眼睛）是作戰負傷的，」（137頁）所以，廖將軍做了總隊長，帶領部隊拿了幾個「第一」之後，不禁自豪的說：「十八軍的幹部豈只是會打仗而已！」（66頁）而當「十一師在宜蘭改編為十七師，三十三團被解體」時，廖說：「我如喪家之犬，」（82頁）另外，他在54頁表露了同樣的感情：「十一師，三十三團的番號從國軍中除名，從國民革命的團隊中沒籍，我有如亡家之痛！」

廖、夏之間的樑子結了數十年，書中著墨不少。也許是上天安排，冤家路窄，同在特戰部隊。書中說：「有位司令說：特戰部隊現在所有幹部中除郭連城（上校）外，沒有一個是可當師長的……硬是放他娘的狗屁。（140頁）文中那位「司令」，非夏莫屬。（按：郭於58年率兩個大隊首防金門，防區線路整修），獲乙組冠軍，馬安瀾曾有嘉許。後做過軍長。）

廖將軍早年幹過團政戰主任，但對王昇這個政戰總指揮沒有好話，因為，王昇曾趁他視察部隊在外時，一次在他的寢室中午休息，一次在他的寢室過夜，所以，他光火的罵道：「是長官行爲？是小偷行爲？」（105頁）

軍隊是社會的一部分，所謂人慾、嫉嫉、派系、傾軋、恩怨等負面人性，雖將領而不可免。但這些內幕，外界及軍中基層很難瞭如指



掌。書中有名有姓的將領，從五星到一星，不下20位，不少仰之如泰山的，經放火一燒，樣子全變。前述王、夏，他如張其黑、鄭爲元、孟述美，都被廖的機關槍掃到。但有德有才的將領，他也沒齒難忘。

軍人的事業在戰場，勝利的基礎在操場。軍人的回憶錄，總離不開這兩個場域：

「教室的走廊下，擺著兩條長板凳，凳的一頭放著一塊磨刀石，一頭放著一個大木桶，凳的兩邊，站著兩個黑粗粗的人，捲袖撈褲……披紅帶的軍官，一個箭步，就抓著他的後領，此時從教室門內又跑出一位軍官，兩人捉犯人似的將他押送上教室走廊的那條長板凳……。」（6頁）這是殺豬嗎？不，是新兵剃光頭。」

「太陽剛爬出地平線……烏鴉呱呱地在啄食死屍，狐狸、野雞也在趕早……芳草蓊鬱裡偶而見一頂鋼盔、一雙膠鞋」（20頁）「傳令兵易作先，突然身體向我倒下，我即用左手一抱、『排長』，頭稍向後仰，再無動作。然而他兩隻眼睛不閉，他在期待著什麼？……沈周喜面報：『第一班上士班長張功權陣亡，全班候亡慘重，機槍手何述周，負傷，肚皮貫穿，現還在戰鬥中。』（170頁）「我是七十四軍，孟良崗被俘的。』……他向張排副要了兩枚手榴彈，見匪軍撲來，他猛向匪軍陣中衝去，口喊著：我來報仇，自行引發手榴彈，與匪軍同歸於盡……捫心自問，我的勇敢實做不到這一步。」（190頁，按：整編七十四師係由七十四軍改編，36年5月被匪軍擊潰而覆沒）。

廖將軍不做假道學，在〈愧對自己〉一節中說：「姨太太，風塵中女郎，用錢買的我都搞。」他另有「三不搞」，文長不贅。又說：「有些軍隊自設門檻，不當連長不准結婚，使多少軍人絕子絕孫。」可惜，漏了「陸軍官兵不滿28歲不准結婚」一節，再版時宜增列。

「朗朗乾坤，何處是我的舞臺？」這是廖將軍限齡退役時的浩嘆，也是很多在臺老兵的浩嘆。成語有「解甲歸田」之說，老兵的「田」在那裡？差點連「戰士授回證」都成了廢紙。

綜觀全書，酸甜苦辣，喜怒哀樂都有，尤其是柳營故事，有血有淚，有恩有怨，不失赤子之心。雖然，少數遣詞用字，或徵引前人詩詞，不免欠暢與脫誤，但質勝於文，當之無愧，惟皇皇巨構，校對不易，魯魚亥豕，也難盡免。所附戰鬥部署圖，對一般讀者有點困難。不過，這些閱讀障礙，倒可使一個積極的讀者產生一種求索的樂趣，以此觀之，又未嘗不是一項優點了。



了了人生
廖明哲著/文史哲
9107/540元
ISBN 9575494407/平裝